



自从静安诗词社开了微信群，平日里茶余饭后就多了许多乐子，大家常在群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品诗谈茶，捎带着聊些八卦。有一回，不知是谁在诗里写到了牵牛花，便有人借着话题说起“牵牛花”的掌故来。我想起电视剧《甄嬛传》里面说，牵牛花又名夕颜，因为夕开朝落，无人欣赏，恰似宫中的薄命女子令人叹息。然而，这话刚抛出去，就立刻有人指正道，“夕颜”其实是一种白色的葫芦花，而真正的牵牛花是朝开夕落的，在日语中叫做“朝颜”。

“朝颜”、“夕颜”一字之差，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花朵，日本人造词的思维却也很有趣。朝、夕、颜都是从中国学去的汉字，意思也是中国旧有的意思，但排列组合法却是按照日本人的理解，相比之下，中国人“葫芦花”、“牵牛花”的叫法，反而显得俗了。当然，我没有推崇日本人的想法，但若写到诗词里面，用“夕颜”确乎比说“葫芦花”更有诗意，更富美感，而这种美感，也许就是陌生的汉字组合所造成的效应。

日本俳句中有所谓的“季语”，类似于中国诗歌中特定的时令“意象”，比如写春天，难免花、柳、莺燕，写秋天，便是寒蝉、枯叶、冷月等等。日本的“季语”，常常是全部写做汉字的，叫法却和中国不同，往往显得很古雅，前面所说的“夕颜”便是一例。此外，如“青岚”意为初夏的微风，“不知火”意为鬼火，杜鹃则叫做“不如归”。单看这些词，一方面字字皆识，却又不合常理，但一方面又能“心领神会”得出，有时便觉得蛮妙。

前一阵，从同事那里偶见一本《日本三笔三迹》，所收的都是日本平安时代的书法帖子。其时受晋唐书风浸染颇深，帖子纯用汉字书写，有些是唐诗，有些是日本人自己作的汉文尺牍，可惜字用行草，又没有释文，只能约莫看出个大概。但正因为看得似懂非懂，才觉得有种朦胧的美感，像藤原佐理的《诗怀纸》起手云：“暮春，同赋隔水花光合，应教一首”，又有注解云，安和二年三月十四日，“太政大臣移座花下，赋一绝，隔水花光合。”岂不是日本人在效仿兰亭雅集，曲水流觞？

这位日本贵族学习王羲之书法，笔力颇为潇洒，看到“隔水花光合”一句，顿时画面感就出来了。然而，等我请教了一位书法老师，将那首汉诗全部释读出来后，却又非常失望。诗云：“花唇不语偷思得，隔水红樱光暗亲。两岸芳菲浮浪上，流莺尽日报残春。”筋骨柔弱，不脱南朝习气，放到汉诗里面，不过平平而已，是“隔水花光合”那种清新脱俗的惊艳感，竟霎时荡然无存了。

一直向往俳句里“古潭蛙跃入，止水起清音”这样清雅的句子，但买了汉译的《万叶集》来看，才发现大半不过拗口的乐府诗。有时候反而觉得，看译文不如看原文，看得懂原文，不如看不懂原文。对于俳句，若只看几个熟悉的汉字错落于陌生的假名间，强行“不懂装懂”揣测意思，说不定更能激发出诗意的想象来。

王国维说，“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句，“妙处唯在不隔”。我原本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后来仔细想想，若是所有的句子都能一眼望穿，岂不很乏味？也许，在“隔”与“不隔”之间，看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地方，才是最美的，或者是最令人心动的。好比隔帘窥望的佳人，明眸顾盼，似对自己有意，又似无意，有意无意间，才最使人流连。

突然想起红楼梦里香菱咏月的句子，“余容犹可隔帘看”，说的也许就是这种意境吧。

初与王文采相识只知道他的书法颇佳。向其征集书法作品，他竟来信称：“闻您将举办‘两院院士书画作品展’，我当全力支持，写一幅字，画一幅山水画。我对书法还是在高小、初中时期临过颜体，没下过功夫。我在中学时代学过山水画，只是好久没画了。”接信，我喜出望外。当时我正为只征集到少量院士绘画作品而发愁，王文采为人热忱让我感动。20天后收到王文采所绘彩墨《唐人诗意图》：“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中山，云深不知处。”整幅作品意境空灵，笔致生动。找出王文采赠我的《王文采口述自传》一读，才知他的书画才艺颇有来由。

两岁时，王文采就在父亲督导下识字，到上幼儿园时，已识字上千，老师都叫他“小老师”。据他自己说，在北京四中没有用心读书的原因之一就是痴迷书画和音乐。1939年他小学毕业后的暑假，报名参加了花卉画家钟质夫开办的“雪庐画社”，跟金哲公学画山水。升入初三后，一次偶然从报上看到擅长山水的王心竟在家乡招收学生的广告就去报名上课，并很快入迷。有时为完成一幅画，可以画到凌晨一两点。由于王文采与王心竟家很近，他经常去看王心竟作画，从中揣摩构图运笔、敷色题款等而渐渐入门。1944年，王

漫步淮海路，最有韵味的是它的西段，最好的季节是深秋，满地的落叶还来不及清扫，人行道上，枯黄的树叶在脚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淮海路的情趣和品位，沉淀进了上海人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它的一些有情调、有特色的小店

淮海路的老店铺

周炳揆

铺也沉淀在我的记忆中。

在离华亭路不远处的淮海路上曾经有一家“游绿渔猎商店”（在新康花园对面，现为“三枪”内衣专卖店），专售鱼钩、猎枪、气枪之类，橱窗布置很有特色，展示了整张老虎皮的标本，老虎头被两根黑色的松木撑起，对着窗外“虎视眈眈”，厨房另侧是一把猎枪瞄准虎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少年玩气枪还比较普遍，1958年大扫四害时风行用气枪打麻雀，马路边有气枪摊，一毛钱打两枪，打中靶心摊主再加一枪。我小学时有一同学，是纨绔子弟，在“游绿”买了一把气枪带到学校，老师上算术课在黑板上写的“0”竟被他当靶子用枪射击，结果，枪法不准打到老师的手臂膀，这位同学当即被校方开除。

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游绿”居然能惨淡经营，



直至“文革”开始终被红卫兵勒令停业。往西走，淮海路、吴兴路口有过一家“南洋种植园”，店的门面用长的竹片做装饰，漆成绿色，和橱窗内的商品如五针松、棕竹、龟背等相映成趣。“南洋种植园”五个红色的正楷大字在绿色的竹片上非常夺人眼球。店左面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正门（现在正门已迁至湖南路），右边是空军招待所（现为南鹰饭店）的长达一百多米的白色砖墙。盛夏时，每每走过“种植园”总会感到丝丝凉意。

当年，摆盆景、赏鲜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种植园”的生意当然难以继，六十年代初就悄然歇业。近年来，种植园的旧址开过证券公司、“避风塘”茶室等，现在是一家按摩店。人们揣想：如果这家“绿色环保”商店能重返淮海路该有多好啊！

再往西行，淮海中路1854号、武康大楼半圆走廊内原有一家叫“荣丰”的店，据我父亲说，该店在武康大楼甫建成时的1930年就开业了，向居住在周边的外国入供应肉肠、面包、奶酪等西式食品。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荣丰”买八角钱一夸脱（四分之一磅）的白塔牌白脱油，那个炎热的夏天，我看到营业员

裹着棉衣，钻进店后的一个小房间里，诧异不已，原来，“荣丰”有一个颇大的店内冷库，在当时的上海，有这样配备的商店是屈指可数的。可惜的是，“荣

山河长春

崔建伟

（中国画）

秋迟

姚国仪

扑面来风不觉寒，秋娘慵懒步姗姗。酣歌一曲黄花落，烦恼三千白发残。心事总随心境改，醉怀犹慕醉亭欢。莫愁时令常更换，又见红枫点翠峦。

丰”以及它的冷库也未能幸存下来，店的原址像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无数个商家，现在又被一家发廊“接管”了。

上世纪50年代，外国侨民纷纷离去，淮海路上出现了不少寄售、拍卖商店，如“淮国旧”、“万金记”（雁荡路口，专营旧照相机）以及华亭路口的“创新”（专营古董、摆件）等，与淮海路毗邻的华亭路、普安路还有马路商场，专售各种二手货的家居用品。记得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坐有轨电车去华亭路购得一只“蜡爬”，重25磅，用于家中地板打蜡后的拖刷。时至今日，这只“蜡爬”依然在“服役”。淮海路的老店铺，体面而不张扬地经历了时光的磨洗，为一代代的上海人留下了说不完的故事。

今年国庆长假，有电视台重播《心术》，一次好几集，让我总算得以完整地收看一遍，以致到最后，能够哼出那段宛如潮水拍打堤岸般的背景音乐。这段旋律贯穿全剧，每每在剧情进入高潮时响起，让我无数回泪眼婆娑。

我对“大师兄”刘晨曦格外敬佩。他深爱女儿，更忠诚职业。纵然在望眼欲穿的情况下，获得一个给女儿换肾的机会，但站在外科手术台上的他还是挂掉了那个十万火速的催促电话。直到手术完毕，他才赶到现场，结果还是阻止了好心的同事们的贸然行动。“行是南南的运，不行是南南的命。”因为那个父亲不同意在孩子死后捐出肾来，他对同事说，“撤了吧！”他未尝不深感焦虑痛苦呢？他甚至发出狠话，“如果南南直到走掉前也得不到一个换肾的机会，我也不当医生了！”护犊

研究工作。”

对于老师，对于曾经提携过自己的人，王文采铭记于心，终身感恩。北京四中时的班主任孙泽黔曾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题词：“以媚字奉亲，以苟字省费，以聋字止谤，以吝字防口，以贪字读书，以疑字穷理，以刻字责己，以狠字立志，以悔字改过。”这为他一生所信守。中国近现代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胡先骕，与王文采素昧平生，但他主动介绍王文采到植物所，使王文采得以投身到他最感兴趣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并作出卓越的贡献。他曾饱含深情说过：“胡老桃李遍天下，我亲身体验到他不遗余力提拔后辈的热情，深为

我一直把马勒的第六交响曲“悲剧”开始处强烈的和弦解为生命的脉动。如果说贝多芬的“命运”始于命运的敲门，那么马勒的“悲剧”就始于命运的脉搏的紧张而猛烈的跳动。

第一乐章在强烈的脉动和弦之后，一切都都陷在不停息的痛苦的缠绕，和为摆脱痛苦的纠缠而作的无止境的挣扎当中，总之，悲剧的意念从一开始就现端倪。

第二乐章起首处的恐惧感一下子就把第一乐章结尾处的些许光明的痕迹驱赶得无影无踪。在经过第一乐章的痛苦挣扎之后，脉动和弦到此时已经变得非常乏力，甚至虚弱了。它只能空洞无力地在空中飘浮着。

我相信第三乐章的慢板之中，一定有马勒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关于田野和自然的美好的回忆，在此我们甚至可以听到蓝天里的云在走，风中的铃在响。小提琴引领的弦乐唱得很悠长，很优美，也很迷人。

但所有这些美好的意念在人生的悲剧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末乐章起始强大的悲剧意念瞬间就把哪怕是一丝残存的美好记忆彻底摧毁。接下去，就在我们一直被置于令人窒息的残酷和内心的无望之中而又不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的时候，终于，一种美好的意念在其无限接近高潮的顶点的时候，被剧烈的撞击无情地打破了。

马勒第六交响曲的终曲是传奇性的，因为人们说它末乐章的三次撞击准确地预示了马勒在不久之后遭遇的包括丧女，染疾，去职在内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这在无形之中让第六交响曲蒙上了一层莫测的宿命色彩。在第六交响曲终曲的一次次万劫不复的撞击中，我们除了听到命运的打击是那样的悲惨和无情之外，我们也能听到马勒在对严酷的生命的发展出的一次又一次热切的追问。

苍穹之中，何处是多舛的命运归宿？岁月之河，何处才是悲伤的人生的去处？我以为，在孤独和对悲惨的体念之中，马勒能如此直面自己的内心和人生，这是第六交响曲最为动人的部分。

在第六交响曲中我们听到马勒在深刻地审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让人温暖甘甜

赵荣发

之情人皆有之，与众不同的是，观众们很久后才知

道，他的女儿竟然是个前世有缘的“弃儿”——大师兄，你无法不让人仰天感叹！

我欣赏“二师兄”霍思邈。英俊潇洒的他貌似公子哥模样，心地却特别善良；好像“花花肠子”，但友情爱情皆清醇，该出手时才出手；他的贫嘴，是一种真幽默，有时放纵快乐，经常苦中作乐，每一回都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懂得幽默善于诙谐的男人在当今社会是最受女性青睐的，而霍思邈的最大优点，还在于每当关键时刻，总是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敢于担当，在这一点上，他与大师兄如同一辙，只是表达

方式不同而已。

绿叶红花相映衬，与霍思邈最为意气相投的，是“美小护”。性格开朗的她同样是个爱开玩笑、开得起玩笑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她在霍思邈劝说下，毅然推掉已经到手的护士长一职的情景。面对主任的明敲暗打：“你不想离开原来的科室，舍不得谁啊？”她用笑作掩护，巧妙地避开锋芒：“我谁都舍不得。对了，主任，我也舍不得你啊！”聪明的美小护真是收放自如啊，她真正做到了跟着内心的呼唤走，活得洒脱而幸福。那是生活对她放弃的加倍补偿。

因为有了这样一群“白衣天使”，加上“十三姨”这样的患者，所以，这部连续剧不仅保持了主题的严肃性，而且在揭示一些沉重的话题过程中，不乏轻松和欢笑，增添了诸多暖色。这让人从丑陋中看到美好，严酷中体悟真情，沮丧中振作精神。多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结识了不少医生护士，不时触摸到他们的“菩萨心肠”。今年春节前后，有家医院的党总支部书记在接受乳腺癌手术一个多月，便一边化疗一边工作起来：“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定下来，多了治愈的信心。”

疾病带来苦难，医生创造生机。一个无比荣尚的职业被沦落到令人不恭的地步，是社会的悲哀，而只有相互理解，共同学会“让人温暖甘甜”，当今被扭曲的医患关系才会回归正常的轨道。

任是无情也动人

蔡西民

听马勒的第六交响曲《悲剧》

十日谈

相望共星河

从事一种职业有时也是偶然，请看明日本栏。